



我见我闻

生活随笔

山水性情

# 拔笋记

宋毓宁

谷雨过后第三天,几位友人约着爬山。说是爬山,倒不如说是在城区边缘缓步闲行,松松筋骨,寻一点春日山野的清欢。

故乡的小城窝在闽北大山坳里,四面环着青郁郁的群山。随便挑个方向走几步,便能踏上松软的黄土小路。路两旁,枇杷树缀满指头大的青果,毛茸茸的,像一只只探头窥探的小眼睛;几树野桐花开得热烈肆意,白花瓣簌簌落了一地,踩上去绵软,恍然如踏碎雪而行。

我们沿着一条干涸的溪沟缓步向上。溪间无水,大小卵石白净,静静卧着晒着暖阳。行至约莫半小时,眼前豁然开朗,一座小村庄安然卧于山洼之间。这村子名叫地坪,名字清雅温婉,听地名会以为其地势平坦,实则隐于青山野岭之间。四下清寂无声,唯有清风掠过竹梢,漾开细碎轻响。

正随意打量村落风物,忽然有人眼尖,指着村边一方林子轻喊:“笋!”众人顺势围拢,果然是一片野生小竹林。竹林不算茂密,疏疏落落,一丛一簇错落生长。林下杂草蔓生,苦笋便藏在乱草深处,三三两两,破土生长。

此地苦笋独有风骨,笋壳呈紫褐色,布满锈色斑点,触感粗粝毛刺,像极了性子执拗淳朴的乡野孩童。

我顿时兴致盎然。年少时,常跟着母亲上山拔笋,也是这般暮春时节。母亲曾细细教我辨笋的法子:朝向阳光的笋最为鲜嫩,饱沐晨间暖阳;笋壳凝着露水,破土不久的最为脆嫩,轻掐根部,留有浅痕,便是上好的山味。儿时学会的一点山野本事,此刻恰好派上用场。

我俯身蹲下,攥住笋根轻轻一掰,清脆“啪”声响亮,整支苦笋便完整脱离土层。断面处渗出乳白汁液,沾在指尖微微黏腻,裹挟着清冽生涩的草木气息。幼时不懂,任由笋汁沾染肌肤,久了指尖发黑,像蘸满浓墨。母亲总端着淘米水,细细为我搓洗双手,笑着打趣我是沾了山气的“小黑爪”。

我嚼了一小截笋肉,清苦瞬间漫开——绝非草药的涩苦,是山野独有的凛冽,落味回甘。在上海和武夷山,人们多不喜这苦味,但在故乡,苦笋是珍宝。母亲常说: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”于她而言,这清苦恰似烟火日子,熬过去便是甘甜。她还说苦笋能降火,彼时我不解药理,只知笋破土,便是春深了。

同行友人也都是山里孩子。小连动作利落,弯腰、寻笋、发力,一气呵成,像熟练的猎手。小杨性情细致,专挑刚破土两三寸的嫩笋。我偏爱往深处钻,那份猝不及防的欣喜,恰似儿时捉迷藏。老宋诙谐,举着一支矮壮笋笑道:“像不像缩颈怕冷的孩子?”众人皆笑,惊起草丛间一只蚱蜢。

我们一伙边寻边拔,片刻之间,人人手中皆攥着一把鲜笋,认真数下来,三十余支,足够晚间一桌清炒山味。正当众人满心欢喜,田埂间忽然传来细碎脚步声。抬头望去,一位老农缓步走来。年约六旬,身形敦实,面庞被日头晒得黝黑泛红,裤脚卷过膝盖,小腿沾着湿润田泥,肩头扛一把锄头,锄面还沾着新鲜泥土。

他朝我们走来,把锄头往地上一拄,问:“你们怎么能随便拔人家种的笋呢?”

语气不算严厉,却也不算客气,就是那种被冒犯了之后的、理所当然的质问。我们愣了愣,脸上都有些挂不住。还是老宋反应快,赶紧笑着说:“哎呀,真不知道是您家的,我们以为是野生的、没人要的,才……要不这样,您看看这些笋值多少钱?我们再给您添一点儿。”

老农没有立刻接话。他看了老宋一眼,又看了看我们手里的笋,忽然微笑起来。他笑起来的时候,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,像秋天犁过的地,沟沟整整的,却透着一种朴素的温和。他摆摆手,说出一句让我们都没想到的话来:“这哪是钱的事!你们要是打声招呼,随便拔,哪有关系呢!”

声音不大,可那句话落在地上,响得很。

我们又愣了,随即都笑了。老宋说:“那就当您老哥请我们吃了!”老农连连摆手,那意思是“这算个啥,值当这么客气”。他扛起锄头,转身往田埂上走,走出几步,又回过头来,朝我们笑了笑。那笑意淡淡的,像春天的阳光,不热烈,却暖人。

我们静静目送他远去,身影渐行渐远,慢慢融进远处青黛山影。地坪村海拔偏高,暮春仍裹挟着浅浅凉意,村口老树下,几位老者围坐一团烤竹火,闲话家常,慢度光阴,烟火悠然。

返程前,我们找到一水沟,赶紧洗手,拔苦笋的手特别痒。一路上,显得特别清静,众人少有言语。塑料袋里的苦笋轻轻摩挲,仿佛依旧带着山野的生机。老农那句“这哪是钱的事”,久久萦绕心头。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老话:“你敬人一尺,人敬你一丈。”我们只顾一时欢愉,竟忘了进村时先问一声——原来老农所求的,从不是那点钱,不过是一句问询、一种尊重、一份在意。

入夜归家,我剥去粗糙笋壳,内里是莹润如玉的嫩白笋肉。切薄片,沸水焯烫,满屋都是清苦香气。正忙碌着,小连来电,说母亲将苦笋与腊肉同炒,一家人围桌吃得开心。我轻声应着,锅里升腾的热气,模糊了视线。

这碗苦笋,早已不只是山野之味。它藏着陌生长者的宽厚,藏着烟火人间朴素的温柔。那份人情暖意,远比苦笋的回甘更加绵长。

夜深,老农温和的笑意仍在心头。恰似灶膛里未尽的余火,不灼人,却岁岁温良,久久留存。

# 榜山春行

范丽娟

我曾数次到过榜山,四时不同,所见亦不同。这一次恰逢四月春深,我揣着几分期待上山,想看看生机的模样。

车子沿盘山公路缓行,窗外山林早已褪去枯寂,新绿层层叠叠,点缀着点点杜鹃,风里裹着草木清香。抵达村口时,阳光正好照亮屋檐下的红灯笼,给这座七百多年的古村平添了几分喜气。

我在村里慢走,想循着时光读懂它。榜山海拔803米,是顺昌最高的建制村。这片被五座大山环抱,形如“五马落槽”的山谷,早在七百多年前就被卢氏先祖选中。他们在此扎根繁衍,让山林有了烟火与文脉,鼎盛时有五百余户,因文风昌盛史称“书乡”。当地老话:“文官下轿,武官下马。”初听似夸耀,细品才知这是一个家族以诗书传家、忠义立身换来的体面。明建文四年,五世祖卢良希任河北青县知县,因忠义可嘉,被御封为“忠义世家”,并赐村名“榜山”。

荣光跨越六百余年未曾褪色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里文脉绵延,走出大中专生上百人,甚至还有博士后。在顺昌,若遇姓卢者,猜是榜山人往往十有八九——这份文脉,早已刻进骨子里。

沿着村里笔直的主街前行,两边整齐的砖木房透着规整的烟火气。这份规整藏着一段变迁史。1979年,榜山开启新村建设,大队统一规划,修大道、盖新房。历时四年,一条四百米长、六米宽的水泥路贯穿全村,七十多栋新房整齐划一,家家通水通电,还建了公厕与垃圾焚烧站,生活彻底告别不便。1983年,榜山成为县级首个“文明村”;次年,小学教学综合楼受省教育厅、财政厅嘉奖,同年获评省“卫生先进单位”。这些荣誉静静嵌在村史里,镌刻着当年的奋进。

只是,站在这规规矩矩的街上,欣喜之余也有遗憾。当年的拆旧建新虽改善了生活,却也让老宅与古建筑一去不返。青石板、雕花窗、老墙苔痕……这些满载岁月密码的痕迹,一旦拆了就再也回不来。好在2017年,榜山被列入福建省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,往后该不会再有大拆大建。

褪去人文厚重,榜山最动人的是山水。这里森林覆盖率超90%,负氧离子高达每立方米38000个,堪称“天然氧吧”。七宝峰海拔1078米,山顶平缓,林木葱郁。天扶的梯田顺着山势起伏,不难想象秋日稻熟时的金黄。村头那棵百年银杏,每年十一月便上演“满村尽带黄金甲”的绚烂。

灵秀山水孕育万物。榜山盛产毛竹、红菇,栖居着白鹇、飞狐等生灵。最著名的当属候鸟“白腹鸫”,当地人唤作“榜山鸟”。因浆果植物丰富,这里是候鸟迁徙途中的“加油站”,也是极具代表性的“鸟道”。为守护这些远方来客,村里修了观鸟台与展示厅,设立省级监测点,每年开展“爱鸟周”。这份对自然的敬畏,为山水添了温柔底色。

可这份守护似乎未尽全功。这次走访,听闻一个忧心的消息:白腹鸫的身影越来越少了。禁止捕捉本为保护,为何它们却来得少了?或许,候鸟的回归从不只是“不捕捉”那么简单,它们需要的是完整、良好的栖息环境。如何唤回“榜山鸟”?或许要靠监测点精准掌握迁徙时间与补给需求,或许是在核心栖息地划定临时封闭区,减少人为干扰。保护,从来不是某个人,而是全村的共识与责任。

离开时已是正午,阳光耀眼,红灯笼映着村庄的静谧。我回头望向村口那块巨石,上面朱红的“榜山”二字,像一枚岁月的印章,默默见证着数百年的沧桑。

愿下一次再来,能在深秋看银杏铺径,在冬夜围炉听雪,或在云雾清晨,与归来的白腹鸫不期而遇,再续读这座古村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坚守。

# 茫荡山行记

林雪莲

暮春浅夏,趁晴好自延平峡阳启程,骑行深入茫荡山腹地。盘旋攀至山巅,云林相接处,演山自然村静卧高山洼地,是天然山中小枢纽。山路在此分岔,直行可下延平城区,我右转弯沿山道下行,依次经三千八百坎岔道、茂地、谢地、宝珠、依朝、北山,迤迤直抵来舟。时隔多年重游,风物依旧,心境渐新,一山一谷,一村一桥,皆是闽北群山的温柔旧影。

自峡阳进山,一路爬坡盘旋,至山巅时四面林海茫茫,峰峦叠翠,唯有山风与车轮轻响相伴。演山俗称衍仙山,是延平通往原大洋、茂地两乡的必经之地,属茫荡山自然保护区。村舍木瓦错落,田畴平旷,竹海环绕,简洁古淡。

此地动人处非独山水,更在千年仙踪与文脉。村名“衍仙”源自晋代传说:隐士衍客避乱至此,结庐炼丹,丹成举家飞升,山遂得名。古延平八景“行麓晴霞”即指此间山光霞彩,明代诗赞“山光绚紫暮烟凝,树杪晴霞几抹横”。这里亦是北宋状元黄裳故里。黄裳字冕仲,号演山先生,南剑州首位状元,官至礼部尚书。少年时他在衍仙山下结庐苦读十五年,晚年归乡精研道家典籍,主持雕印《政和万寿道藏》。民间传其羽化成仙,与晋代衍客同列仙班,更附会其著作乃《九阴真经》源头,添几分侠武传奇。宋元以来,此处为祈雨灵地,州官致祭辄应。明代先民自闽西迁来,结村定居四百余年,民风醇厚。曾问老者距岩头主村多远,答“不远”,实则骑行许久方至另一自然村——深山人对远近的度量,果与外人大异。

今演山至茂地公路重修一新,平整山道随势铺展,观景台凭栏远眺,深林万顷,沟壑纵横,苍茫山景在云雾间明灭。

途经三千八百坎岔道,林间清幽,下坡骑行畅快与山野清芬交织。首站茂地村,自古为山区重镇,旧名“漏地”,因群山合围藏风聚气得名,后改“茂地”取林木繁茂之意。昔为茂地公社、乡驻地,物资集散中心,集市兴旺。此番寻访旧时茂地公社食堂,已大门紧闭停业,山野美味只存记忆。幸得寻访村尾瑞龙桥——始建于清代,旧名睡龙桥,后因村形若卧蛟得名,更取祥瑞之意称瑞龙桥。古人以水口疏散难聚地气,修桥以锁水口、护乡运。石拱木廊桥历经百年,静立溪上,承载村民祈愿。相传清代陈姓总兵功成返乡,曾于桥头破庙避险,后重修桥庙,手植“南京树”,佑村庄文脉昌盛。今桥下溪水潺潺,岸草扶疏,文保碑字迹清晰,成最沉静的人文风景。

续行经谢地村,恬淡安宁,匆匆驶过唯觉山野清静。

抵宝珠村,清静如昔。恰逢村中宴席,人声鼎沸,烟火热烈,迥异于寻常深山村落的萧条。民宿访客寥寥,巷陌花开无声,自有悠然意境。惊喜的是别驾大门洞开,得窥全貌。此为清代乡贤卢家故居,闽北典型砖木结构官宅,青瓦硬山、石基高墙,门楼古朴,“别驾第”匾额笔力沉稳。院内天井方正通透,厅堂木梁刻素雅花鸟,门窗雕花精致,砖瓦沉敛,壁上展画述卢氏史迹,尽显耕读底蕴,亦证宝珠文风之盛。

村尾山包两侧各有一廊桥。接龙桥新立碑记,载南明史事:隆武帝自延平出逃,郑成功护送至宝珠,乡绅百姓焚香击鼓,于桥畔迎送。帝由此经三峰桥下行往来舟方向。桥柱对联“神灵显绩附龙桥,将军威震宝珠山”即为此证。至于传言隆武帝嘱郑成功收复台湾,考诸史实实为附会——成功北伐失利后始决意取台,相去数年,只作山野美谈可也。

凌云桥旁有齐天大圣指路牌。望向山坡,一道无字门楼静立。正凝望时,门后忽出一位老奶奶,笑言庙在山上,又道“不远”。忆及演山问路旧事,深知山里“不远”之尺度,碍于行程紧凑,未敢探访,遥对山坡致歉:来日有缘,再专程拜谒。

宝珠可贵者,在村中仍有不少青壮年居留,不似他村唯余老人。离宝珠经依朝村,村居依山排布,朴素安静。右侧茫荡山主脉连绵横亘,山形舒展,巍峨雄浑。至北山村,村旁观景台视野绝佳,平整整段山脉,峰峦层叠,绿意铺天,云气绕顶,为全程观山最佳处。

自北山下行抵来舟,暮春山野醉人。道旁油桐花素白覆冠,山顶栲树金花黄点染,一白一黄相映成趣。花树皆高,花在梢头,只可仰观或遥望朦胧花影。无专业器材,难摄其盛,索性安然观赏,将一路攀高、穿云、古村、廊桥与山花,尽收眼底,长留心间。

## 用辛勤劳动 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